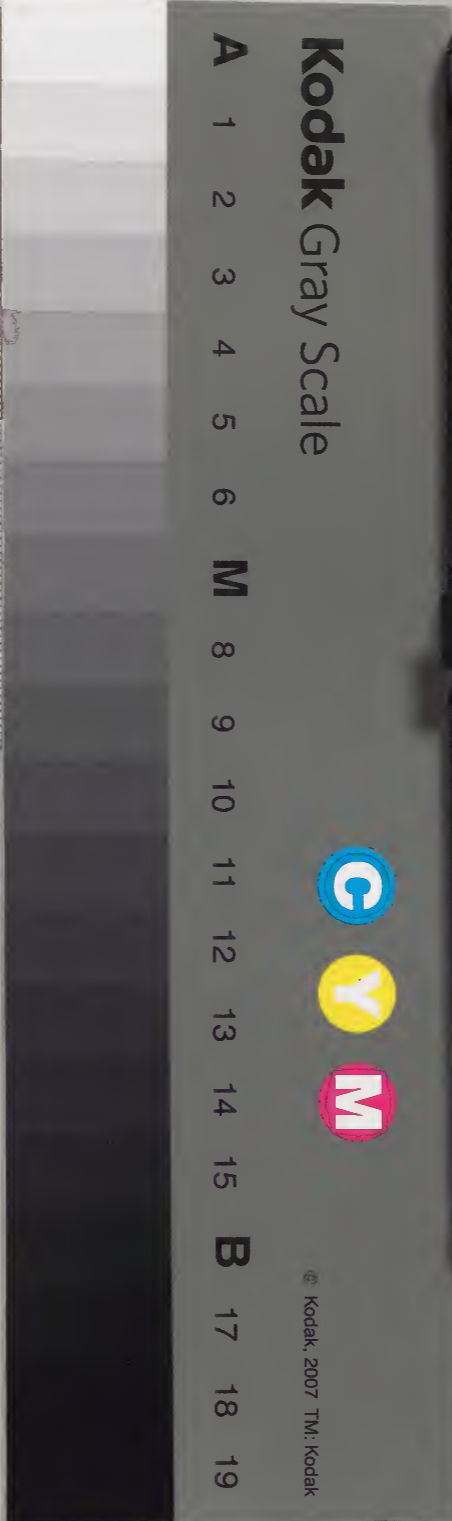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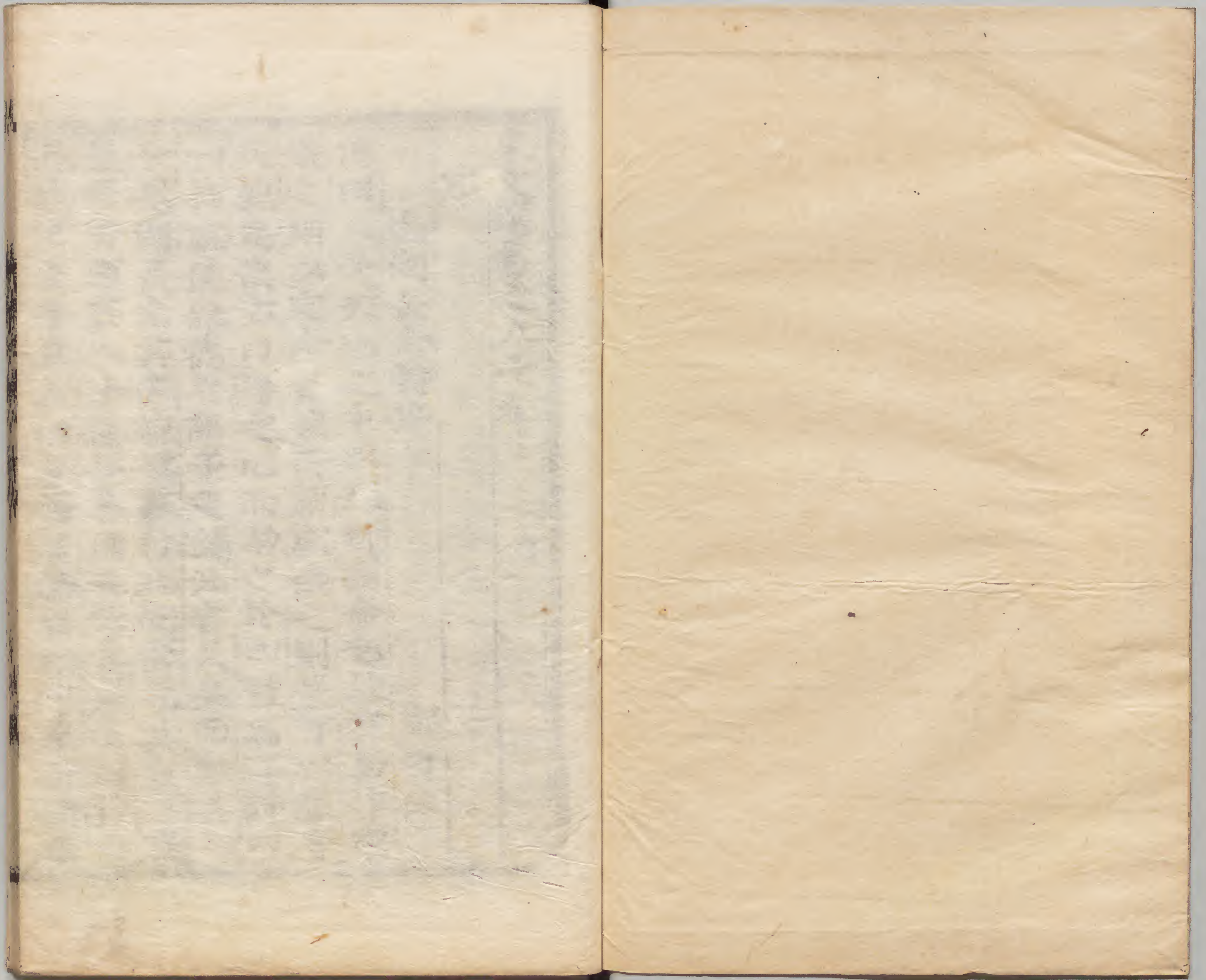


東文選

八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 89 )
函號	116 1





東文選卷之八十九

序

送湖長老詩序

鄭道傳

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然所謂威儀之則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亦曰得之心而動之於四體焉耳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予之誦此言久矣而難其人今見湖長老其容貌端莊行止安詳而其言有度豈吾所謂其人乎哉長老佛者也其學有曰作用是性者然乎且人但會揚眉瞬目搖手舉足而已

乎抑有如是之義理準則存乎其中不可得而離乎人之作用由是則者爲是不由是則者爲非則所謂性者有辨矣予嘉長老之威儀有則私竊以是爲問長老其思之如有得焉歸以教我亦相直之道也

贈祖明上人詩序

無說大師病卧珍原山佳祥寺一日倭寇突入其寺倉皇分散或死或虜而弟子祖明負大師走僅以身免吾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此儒者說也浮屠人出家與世棄親如遺其

他宜若無以爲意也而往往於師弟子間恩義篤盡其奔難赴急反出仁人義士上如祖明者是則此心之中義理本具不可得而泯滅矣彼或離親戚去人倫往而不返者亦獨何心歟雖然人心所同然者自我發之則彼之興感固有所不能自己者矣宜乎歌之者衆也

讀東亭陶詩後序

自晉至今千有餘年世喜稱淵明爲人予以爲論其世誦其詩則其人可知當南北分裂之際干戈相尋民無寧日內亂將作王室將傾此義人志士

有爲之時而淵明則歸去田園而已及觀其詩乞食貧士怨詩飲酒等篇但不勝其憔悴無聊姑託酒以遣耳得稱於後世者如此何歟杜子美曰陶潛避世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韓退之讀醉鄉記以爲阮籍陶潛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所託而逃焉者也二子爲世名儒善論人物而其言如彼則予之感滋甚今得東亭先生陶詩後序曰憔悴於飢寒之苦而有悠然之樂沈冥於麴蘖之昏而有超然之節伏而讀之不覺嘆息曰噫此所以爲淵明也雖

去千載之遠如聞其聲咳而接見其容儀也且其憔悴於飢寒之苦沈冥於麴蘖之昏者迹也外也有悠然之樂超然之節者心也內也在外者易見在內者難知宜後學未能窺其藩籬也向者韓杜之言特託而言之耳先生曰不然也淵明生於衰叔之世知其時之不可爲高蹈遠引養真衡茅之下塵視軒冕銖者萬鍾雖衣食不給而悠然樂以忘其憂及乎宗國旣滅世代遷易一時之輩相招仕進若吾淵明則不然拳拳本朝之心如青天白日不事二姓隱於詩酒之中其高風峻節凜乎秋

霜之烈不足比也至於其詩當憂則憂當喜則喜當飲酒則飲酒其曰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則其飢寒之苦爲如何哉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則其悠然之樂又如何也其曰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又曰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豈非於沉冥之中而有超然之節乎蓋淵明之樂不出飢寒之外而其節亦在沉冥之中也何也知淵明不義萬鍾之祿甘於畎畝之中則飢寒乃所以爲樂也託於麴蘖終守其志則沉冥乃所以爲節也不可

以內外異觀也道傳曰命之矣退而書之

### 賀生子詩序

全羅道元帥密直河公赴鎮之明年春其從事朴原賓言於道傳曰公之尊大人年十八生公公今位將相而尊大人康強無恙年七十六又生子同邑故宰相河公首爲歌詩以紀晉有文之士皆歌之子豈知乎予惟盛德君子有厚積於躬不食其報然後子孫繁衍昌大賢智之士出於其家得君行道康濟斯民能以一門之福爲邦家之福也故古之稱願於人者必言其子孫之盛詩曰孝子不匱又曰求錫祚胤是皆厚之道也公之尊大人不

慕榮名歛身退歸教訓子孫化及鄉黨其有厚積  
而不食者歟公讀書爲通儒赴舉業巍然魁多士  
自筮仕以至于爲將相出入中外夷險一節不失  
今聞是雖本於家庭之訓其亦天之所以報盛德  
者然歟天於河氏篤厚之心拳拳不已又晚生賢  
子以示錫胤之無窮吾知晉之又士不一歌也其  
位將相享富貴天以是施之於前豈獨畱之於後  
歟

送趙生赴舉序

夫惟國家設科取士冀得真儒以臻至理其所以

求之者甚勤而望之者甚重果能挺出特立以不  
負國家求望之意者誰歟往往經濟廟堂之上折  
衝千里之外以爲社稷生民之賴者皆不由科目  
而出彼號爲儒者敝冠羸服恐恐焉延縮觀望僅  
足以圖保其身雖在錐刀文墨之間猶不能展布  
况望其明目張膽毅然立於朝以爲理道之輕重  
哉其無恥者則飾言語逞末技僥倖奔走橫取利  
祿又有在平居之時高談闊論無所不至若付之  
以事則茫然不知所爲者皆是今明良相遇思革  
此弊罷黜其尤無良至取科目之制而更張之深

教中外舉其賢者能者而生一朝衰然而起計偕以進其意豈徒曰取富貴而止耳蓋將以行其所學也生能體國家之意毋蹈前失使儒者之效自於世則道傳生爲大平之民沒爲明時之鬼雖廢死南荒無恨也生勉之哉

春亭詩序

相國河公以節帥全羅旣至今曰爲患吾民以遺國家憂惟倭最急便習水道輕進易退故制禦者難得其要我知之矣即馬上誓師旅行鳴鐘鼓樹旗幟訟海上下張皇兵威賊人不測稍自引去

然不敢以無事自暇常野次于外以臨衝要以備不虞時惟六月地極南邊海霧吹炎天雲爍熱上蒸下濕公慮賓校之病于暑也一日登高以望長江注其下群山包其外繚以峯巒錯以洲嶼雲收霧散瞻眺攸遠炎熱以涼蒸濕以爽洒然若執熱而濯清冷也恍然如乘長風御灑氣以超乎寥廓也賓校胥樂勸公構亭其地公重違衆乃役戍卒之無事事者取材誅茅不終日告成客有請亭名者公曰吾嘗自號春亭亭吾構也其以是命之客語人曰異哉公之名亭也亭之成適當夏月引清



風於天末納爽氣於襟袖肌膚輕快神心夷曠不  
知時之爲暑而地之爲炎荒也至若金風啓候素  
月揚輝叫征鴻於長洲倚孤帆於極浦陰雲不開  
江天無際漁蓑披雪亦此亭之勝槩也若其野芳  
山榮鳥哢禽嚶僅足於一時耳四時於亭其景如  
此而公獨取其一有以也夫解之者曰天有四時  
以成歲人有四端以統性四時之各偏其一而春  
無所不在猶四端各一其德而仁無所不包也故  
曰春者春之生夏者春之長秋者春之成冬者春  
之藏仁者仁之愛義者仁之制禮者仁之敬智者

仁之知於時爲春於性爲仁一理也故其在天則  
充塞流行無一息之間斷播之爲四時揉之爲萬  
物變化無窮而生生不息此春爲天地之仁也其  
在人則公平樂易無一毫私意忿疾之累其積也  
和順其發也榮華體之身而身安推之家而父子  
親以至處事應物無一而不得其宜此仁爲一身  
之春也昔朱光庭謂明道爲春風其言不可誣也  
春哉仁哉淵乎其爲德之至也非知道者孰能與  
於斯公之所以有意也登是亭者毋徒取遊觀之  
樂當求君子體仁之意尤當求天地生物之心然

後知亭之所以爲春而能樂公之樂也客曰唯唯  
於是咸係詩以詠

贈典校金副令詩序

士之生斯世其出處去就何常當大用則大行小  
用則小行至於不用則不行如此而已矣然非實  
有諸已真知內外輕重之分者不能也吾友金君  
義卿讀書爲儒待時而動當歲在癸巳益齋李文  
忠陽坡洪文正以舊德重望專宗匠之席柄擇士  
之權士之畜奇謀抱長識深藏而不售者莫不嘔  
吟思効踊躍自奮曰此其時矣相與駢肩累足雜

進權衡之下以爭輕重之試而義卿與今韓山牧  
隱先生談笑而起鼓行直前朋徒拱手却立圍視  
則莫我敢當於是排多士進立前列高擢丙科何  
其奇也以名能文學入校書專籙校之任未幾以  
忠讜鯁直聞拜左正言知製教使盡言政事得失  
至於用人當否亦得論而進退之幾於大用然義  
卿之才之學不宜止此且其所謂大者未試也一  
朝以親老引而南歸朝昏定省不離于側固無意  
於用而亦無意於行也今相國河公秉全羅元帥  
之節至則曰方隅任重軍民務殷理法征謀宜咨

賢有識達者然後行事請義卿參帷幄待以上賓  
義卿感國士之遇知無不言算無遺策三軍之號  
令整齊一方之賦訟平允戎有捷功民以底寧義  
卿曰今茲有成主人之賢也相國曰非我也賓客  
之贊也於是狀聞拜奉善大夫典校副令寶文閣  
直提學以旌其庸也義卿歛其所以用之於朝者  
以用之幕府而道行主人果有成功其無所不可  
也如是昔在有唐盧公邁鄭公餘慶趙公宗儒顧  
公小連俱以河南幕客入朝爲宰相時人榮之至  
今綽有休聲吾聞宰相以入事君他日相國之還

朝也論列遺材薦進賢俊則義卿之名居先矣豈  
可使河南幕客專美有唐哉道傳雖廢矣幸未死  
將爲義卿拭目見其大用而大行也

贈任鎮撫詩序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而亡也而所謂氣者有  
清濁盛衰之判故世道有治亂人材有聖愚而道  
之托於人者亦有晦明絕續之時也宇宙以來有  
虞夏商周之世道斯有夔臯稷契伊傅周召之人  
材道之所以行也有漢唐之世道斯有蕭曹房杜  
之人材道之所以僅存也其他秦晉及隋或以詐

謀或以征誅南北朝之割據五季之分裂亂之極也世道人材固未暇論也及宋受命五星集奎世道復文明之運人材出道德之宗斯道之明如日星之昭晰於中天乃之何氣之清者不得不濁盛者不得不衰一朝異類八據中國者百有餘年亦宇宙間世道之一大變也天心有待真主作興奉辭伐罪正位居體以滌新天下之耳目據華夏之憤雪百王之恥功至大也德至盛也其坐而論思作而奔走皆命世之德王佐之才今以遼東一路觀之與小邦境壤相接歲時行李往來由之今道

傳從宰相鄭評理奉表賀天壽聖節路過遼東得謁摠兵官其宏量偉器亦今世之方叔召虎也退見賓客借籌尊俎之間草檄帷幄之中以折衝千里外固多士之選而鎮撫任先生常在軍旅不廢講學尤邃於濂洛性命之學其雅意澹泊志行純潔一代之高士也由此觀之有明之人才世道非漢唐之人才世道乃虞夏商周之人才世道也道之托於人者晦之甚而復明絕之久而復續所謂在天下未嘗亡者於此可見今者蒙犯霜露跋涉山川遠送于鴨江之上終日並轡笑語諧適

講論至切不知道里之遠行役之勞受賜多矣臨  
別序言亦回路贈與處之義也

送揚廣按廉庾正郎詩序

予丁家憂因居滎州南方學者多從之遊今揚廣  
道按廉副使庾公亦在焉於儕輩年最少與之語  
道理古今事默然心解至論政事吏理一一領略  
退充然若有得予固目異之謂諸生曰此子他日  
必爲有用之才矣後棄科舉業從事文墨朝廷以  
公有通敏才拜監察糾正平壤乃西北都會之所  
軍民務劇尹以重臣出公爲判官佐之幕府稱其

能人典法爲正郎獄無冤滯又督陰竹屯田歲入  
倍前仍察訪一道兼軍須奸猾畏服府庫充盈若  
公者可謂才矣嘗論儒吏之說道德蘊之於身心  
斯謂之儒教化施之於政事斯謂之吏然其所蘊  
者即所施之本而所施者自其所蘊者而推之儒  
與吏爲一入道德與教化非二理也自世道之降  
道德變爲詞章教化易爲法律而儒吏於是乎判  
矣此斥彼爲俗彼訾此爲腐世之言道德教化者  
皆爲無用之長物其間或有以儒術緣飾吏理者  
亦不過自濟其私而已予學且陋然從予遊者若

秘判安公按揚廣大護軍李公按慶尚中書成公  
司農金公按交州卓有成績及今版圖庾公亦以  
重選按揚廣皆儒之効吏之循也語曰學而優則  
仕仕而優則學是仕與學相須也二三子若因其  
材質之美勉進不已他日成就固未易量也且將  
使斯世知真儒循吏之在此而不在彼矣前待製  
尹公性狷直少許可於庾公素相善且有姻故作  
詩送其行曰念昔吾家正獻公觀風揚廣至原中  
外孫玄壻今持節舊宅春光思不窮大司成權奉  
翊已下二十八人分韻賦詩謂道傳有舊屬以序

京山李子安陶隱文集序

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詩書禮  
樂人之文也然天以氣地以形而人則以道故曰  
文者載道之器言人文也得其道詩書禮樂之教  
明於天下順三光之行理萬物之宜文之盛至此  
極矣士生天地間鍾其秀氣發爲文章或敷于天  
子之庭或仕于諸侯之國如尹吉甫在周賦穆如  
之雅史克在魯亦能陳無邪之頌至於春秋列國  
大夫朝聘往來能賦稱詩感物喻志若晉之叔向  
鄭之子產亦可尚已及漢盛時董仲舒賈誼之後

出對策獻書明天人之蘊論治安之要而枚乘相  
如遊於諸侯咸能振英摘藻吟咏性情以懿文德  
吾東方雖在海外世慕華風文學之儒前後相望  
在高句麗曰乙支文德在新羅曰崔致遠入本國  
曰金侍中富軾李學士奎報其尤者也近世大儒  
有若鷄林益齋李公始以古文之學倡焉韓山稼  
亭李公京山樵隱李公從而和之今牧隱李先生  
早承家庭之訓北學中原得師友淵源之正窮性  
命道德之說既東還延引諸生見而興起者為川  
鄭公達可京山李公子安潘陽朴公尚東密陽朴

公子虛求嘉金公敬之權公可遠茂松尹公紹宗  
雖以予之不肖亦獲側於數君子之列予安氏精  
深明快度越諸子其聞先生之說默識心通不煩  
再請至其所獨得超出人意表博極群書一覽輒  
記所著述詩文若干篇本於詩之興比書之典謨  
其和順之積榮華之發又皆自禮樂中來非深於  
道者能之乎 皇明受命帝有天下修德偃武文  
軌畢同其制禮作樂化成人文以經緯天地此其  
時也王國事大之文大抵出子安氏天子嘉之曰  
表辭誠切今茲修歲時之事渡遼瀋逕齊魯涉黃

河之奔放入天子之朝其所得於觀感者爲如  
何哉嗚呼季札適魯觀周樂尚能知其德之盛予  
安氏此行適當制作之盛際將有以發其所觀感  
者記功述德爲明雅頌以追于尹吉甫無愧矣  
予安氏歸也持以示予則當題曰觀光集云

若齋遺藁序

道傳一日得亡友若齋遺藁若干卷泣且讀因濡  
翰書其端曰此東國詩人金敬之所作也書未訖  
客詰之曰金先生學術行義豈但詩人而止歟先  
生生世族幼而聰敏既就學與圃隱鄭公陶隱李

公及故正言李順卿義愛尤篤朝夕講論切磋不  
少息吾東方義理之學蓋由數公倡之也國家崇  
重正學更張舊制增廣生員宰相韓山李公主盟  
師席拔薦名儒爲學官而先生以他官兼直講諸  
生執經受業列于席前雖告休沐從而質問者相  
繼于家多所進益先生學術之正爲如何當甲寅  
乙卯之歲國家多故時相用事先生上書力言得  
失不報竄竹州例徙居母鄉驪興郡自號驪江漁  
父扁其所居堂曰六友以樂江山四時之景凡七  
年國家尚其風義召拜諫官尋長于成均言責官



守兩無所愧又以先生有專對才行禮遼東都司  
適有朝命不許私交置先生雲南行至四川之瀘  
州得病卒于旅次先生自始行至病卒間關萬里  
備嘗艱難略無顧慮自惜之意臨絕曰吾在家死  
兒女手誰肯知者今在萬里外死於王事至使中  
國人知吾姓名可謂得死所矣無一言及家事先  
生行義之高又爲如何道傳攬涕而言曰子之言  
誠是也敬之學術行義備諸史牒播於人口奚待  
予言哉詩道之難言久矣自雅頌廢騷人之怨誹  
與昭明之選行而其弊失於纖弱至唐聲律作詩

體遂大變李太白杜子美尤所謂卓然者也宋興  
真儒輩出其經學道德追復三代至於聲詩唐律  
是襲則不可以近體而忽之也然世之言詩者或  
得其聲而遺其味或有其意而無其辭果能發於  
性情興物比類不戾詩人之旨者幾希在中國且  
然况在邊遠乎敬之外祖及菴閔公善詞學尤長  
於唐律與益齋愚谷諸公相唱和敬之朝夕侍側  
目濡耳染觀感開發而自得尤多道傳嘗見敬之  
之作詩其思之也漠然無所營其得之也充然若  
自得其下筆也翩翩然如雲行鳥逝其爲詩也清

新流麗殊類其爲人敬之之於詩道可謂成矣客  
曰然卒書以爲序

送宋判官赴任漢陽詩序

嗚呼爲臣忠爲子孝二者入道之大端而立身之  
大節也所居之位不同時與事常相違而不相值  
忠以孝不得兼盡爲人臣子者或有所憾焉漢陽  
府判官宋侯事父母盡孝道始居全羅道寶城海  
寇深入作耗宋侯奉兩親避其難間關草莽恐不  
免遠徙揚廣道果州賃田宅以居課僮僕農耕供  
甘旨郡縣感孝誠多所餽遺及父卒自初喪至葬

祭皆以禮哀動隣里喪母亦如之于時國家舉式  
序之典尤重守令命下臺省各舉所知上宋侯名  
慈祥廉幹宜近民不謀而同於是奪哀加階奉善  
大夫知旌善郡事宋侯上書辭以違遠墳墓不得  
親朔望之祭請終喪語甚哀切朝議孝子志不可  
奪守令亦難其人漢陽去果州不數十里聽訟之  
暇往修朔望庶兩得也即改漢陽府判官拘制降  
階通直郎吏督上道不得已之官噫人之於仕進  
一資半級在所必計宋侯以親故舍高取卑賢夫  
孝則固已忠其在此行乎諸公嘉宋侯之志成賦

詩以贈朋友之意也予鄉人也敢自幸於是作序

圃隱奉使藁序

道傳十六七習聲律爲對偶語一日驅江閔予復謂道傳曰吾見鄭先生達可曰詞章末藝耳有所謂身心之學其說具大學中庸二書今與李順卿携二書往于三角山僧舍講究之子知之乎予既聞之求二書以讀雖未有得頗自喜屬國家設賓興科先生來自三角山連冠三場名聲籍籍予亟往謁則與語如平生遂賜之教日聞所未聞後奔父喪榮州居二年繼有母喪凡五年先生送孟子

一部朔望之暇日究一帙或半帙且信且疑思欲取正於先生喪畢還松京牧隱先生以宰相領成均倡性命之說斥浮華之習舉先生及李子安朴子虛朴誠之金敬之充學官講論經學先生於大學之提綱中庸之會極得明道傳道之旨於論孟之精微得操存涵養之要體驗擴充之方至於易知先天後天相爲體用於書知精一執中爲帝王傳授心法詩則本於民彝物則之訓春秋則辨其道誼功利之分吾東方五百年臻斯理者幾何人哉諸生各執其業人人異說隨問講析分毫不差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九  
十一  
牧隱先生喜而稱之曰達可豪爽卓越橫說豎說  
無非的當道傳間往聽之不意孤陋所得往往默  
契焉獲被諸公薦側於學官之列出入與俱自是  
從遊之又觀感之深雖曰知先生甚悉非僭也先  
生之學日以長進詩亦隨之當其少時志氣方銳  
直視無前故其言肆以達更踐既久收斂有加其  
爲侍從也獻納論思閎色王化故其言典以則其  
見逐南荒也處憂患之中安義命之分故其言和  
易平淡無怨悱過甚之辭其奉使日本也涉鯨濤  
之嶮在萬里外國正其顏色修其辭令揚于國美

使殊俗景慕故其言明白正大無局迫沮挫之氣  
皇明有天下四海同文先生三奉使至京師蓋其  
所見益廣所造益深而所發益以高遠渡渤海登  
蓬萊閣望遼野之廣邈視海濤之洶湧興懷敘言  
不能自已於是渡海宿登州公館詩蓬萊驛示  
韓書狀詩道龍山遷迤逾淮河登舟泇范光湖絕  
大江至龍潭皆有題詠如客夜聞鶯等詩覽時物  
之變感行役之遠潼陽驛壁鷹熊圖歌凜凜有生  
意憶宗誠宗本則極慈祥之念憶陶隱三峯遁村  
則篤友愛之情望北固山悼金若齋則不以存亡

易其心厚之道也。帛韓信主晦翁以明其非罪詠  
 漂母以金易名不為無報過即墨責樂毅先負惠  
 王微顯闡幽之義也。其皇朝四首入京出京二  
 絕鋪張。聖天子字小懷遠之仁功臣將相富貴  
 尊安之榮與夫城郭宮室之巨麗人物之繁華無  
 不備載授詩者以此陳於大史氏其為皇明之  
 雅無疑矣。其他酬唱題詠又皆高妙難可殫記道  
 傳於洪武十八年從先生賀天壽聖節今誦其  
 詩即其事想其地宛然在目詩可以觀不其信歟  
 噫先生之學有功於後世先生之詩有關於世教

如此寧不為吾道重也。此予所以不揆鄙拙樂為  
 之道因以及得於先生者托不朽焉。

送華嚴宗師友雲詩序

華嚴宗師友雲乃侍中竹軒金公之子而侍中息  
 齋公其兄也。幼投華嚴宗祝髮學賢首教觀既通  
 過鴨綠江由遼瀋北入于燕都遂南遊江浙至吳  
 會往返幾萬里所至尊宿許之儕輩推之拈示之  
 偈留贈敘別之什盈於囊橐其聞善財之風而興  
 起者歟。及東還與其弟曹溪岑公俱有名大為玄  
 陵知遇歷住名利既老退休于雞林之檀菴優游

於山水間者五六年國家強起之住于大公山之  
符仁寺實巨刹也未幾邀至松京法王寺爲華嚴  
宗師扶樹宗風開悟後學僅一暮辭去甚切國家  
不得已從之韓山牧隱先生首爲歌詩贈其行諸  
公繼而和之者多矣其門人義砧以先生之命來  
徵序文道傳不敏烏能言哉惟金氏本三韓大族  
以詩書禮樂爲家庭之訓公之所養有素矣夫華  
嚴融法相爲一體達理事無二致公之學大矣遊  
歷諸方廣覽山川多閱人物公之得於觀感者深  
矣挾是三者焉往而不自得而公委然其順頽然

其歸泊然而無所求於世其行高矣宜乎公退而  
人進之公去而人思之此諸公所以歌詩之意也  
而道傳亦敢以是爲序焉

送靖安君赴京師詩序

恭惟 殿下畏天事大克謹侯度罔或有違 天  
子嘉之 命親男以朝而 靖安君寔行乃以六  
月乙亥 殿下率群臣拜表于壽昌宮儀仗分左  
右樂部導前送至宣義門外都人父老填溢街  
巷瞻望咨嗟皆曰吾 君一遣子而萬民賴以安  
盡歌之俾後子孫無忘也相與歌曰 天子之明

兮吾君之誠兮之子之行兮為斯民開大平兮  
門下侍郎成石璘繼其歌而賦之侍中平壤伯已  
下諸大夫皆和焉分成詩為韻凡二十八篇以  
序文屬道傳辭不敏不獲曰靖安君天性聰敏  
學問夙成今茲內承君父之命上覲天子之  
朝立玉墀方寸地以近穆穆之光敷奏詳明獲奉  
吾君錫命而還在家為孝子在國為忠臣是則  
靖安君之所自期而諸大夫亦以是望之也若其  
時當炎暑雨滂相仍跋涉山川行役間關皆有感  
於中者而靖安君不以是介于懷吁賢矣哉

經濟文鑑後序

道傳嘗以暇日考究前代典籍取其有關於治體  
者自宰相至守令其名位之沿革職任之得失入  
物之賢否無不備載始自唐虞文籍之所起也迄  
于本朝耳目之所逮也蓋君原首也宰相為君可  
否君之腹心也臺諫監司為君糾察君之耳目也  
府衛之捍衛守令之承流宣化非君之爪牙與手  
足乎人而廢其一體則非人也國而廢其一官則  
非國也古先哲王廣求賢能之士布列中外亦欲  
修厥官而保其國也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

王保之此之謂也爲宰相者有識然後能辦事物  
之當否而無所惑有量然後能容事物之煩浩而  
無所遺有德然後能得上下之心服而無所失至  
若臺諫監司當重風彩而尚氣節風彩重則人敬  
氣節尚則人畏人知敬畏則權奸之心沮而撓法  
亂政之萌絕矣得智勇忠義之士以充宿衛禁衛  
尊嚴有以折奸雄之心杜覬覦之望得循良公正  
之士以爲守令民庶蘇息有以遂相生之樂無流  
離愁嘆之聲矣然人才有昏明強弱之不同世道  
有醇漓污隆之或異故愚不肖者得廁於其間而

賢智者亦不得而展布職有所不修而曠官之嘆  
興矣且宰相非其人當亟求賢者以置其位臺諫  
失其職亦當求能者以責其職豈可以一人之故  
而輕輔相之權廢風紀之任哉若府衛若監司守  
令莫不皆然比之於人心之官則思耳司聞目司  
視心未得其思則當治其心使之益以清明必得  
其思而後已耳有所未聞目有所未見亦當治其  
耳目使之益以聰明必得其聞見之實而後已又  
豈可以未思之故而廢心之官未聞未見之故而  
廢耳目之聰明哉此又不可不知也故併論之



錦南雜題序

李暉

連城之壁不常出於崑岡千里之足不恒產於冀野賦天之性以生者莫貴乎為人而忠信材德之質爲尤難也况在荒服之遠乎三峯鄭先生予同年友也越至正壬寅冬吾洪文正公主棘闈試選士精先生中之時先生年富氣銳爲文章敏以奇故時輩目異之知其不小成而止也後居親喪三年于鄉杜門論討經籍出入諸子辨析異端遠而天地河岳切而爲性命義理明焉而日月幽焉而鬼神與夫人倫日用之常皇王世道之變以至法

是而無悶其先生之謂與吁吾東方壤地荒遠而山水之美甲天下氣鍾岳降文武英材代不乏人抑不知今天之生先生也將使文章鳴于時邪道學傳于人邪抑將以高風峻節矯頽世勵薄俗也邪是三者皆可尚已予以不工語強綴其篇端者獨愛夫忠信材德之產吾土也而俾後君子之尚友者知先生之爲人焉耳

東文選卷之八十九

東文選卷之八十九

三十四

[Faded vertical text in columns]



